



莊叟文集

第二卷



学出版社

014006334

10-53

40

V2

裴斐文集



第

二

卷

《李白十论》
《诗缘情辨》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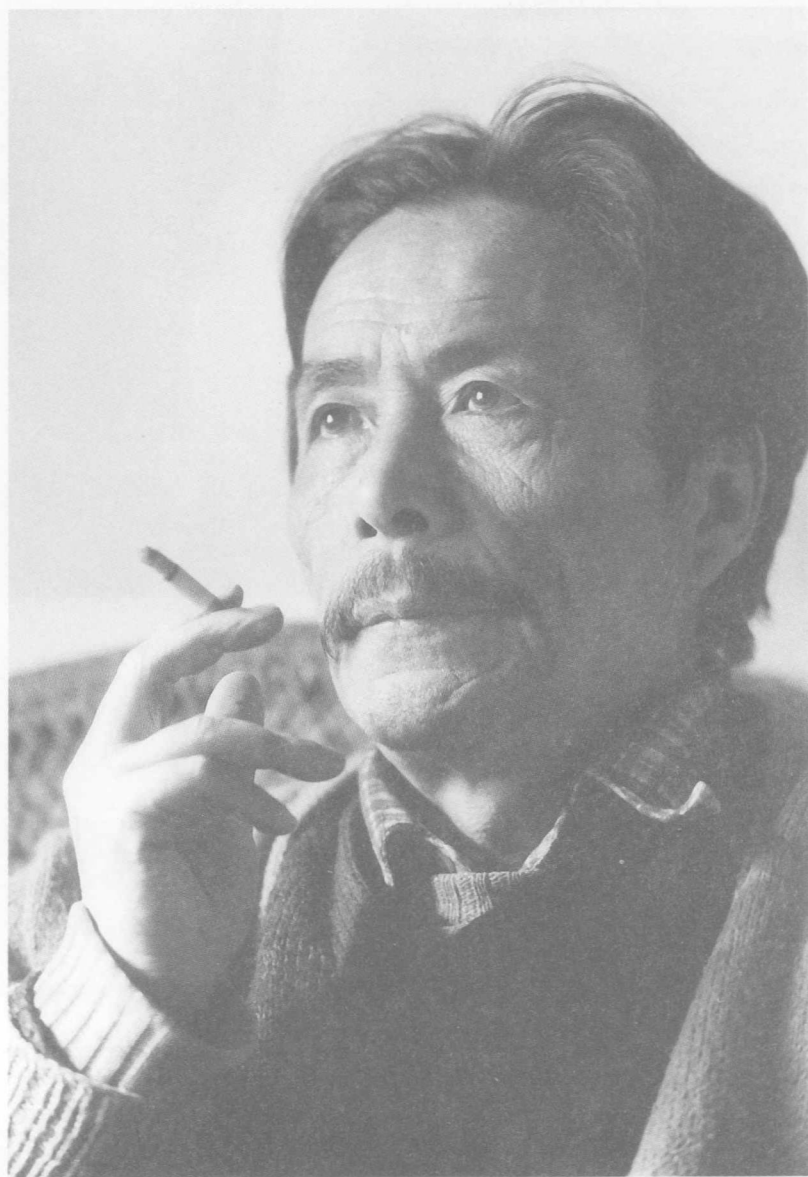
北航

C1692767

I0-53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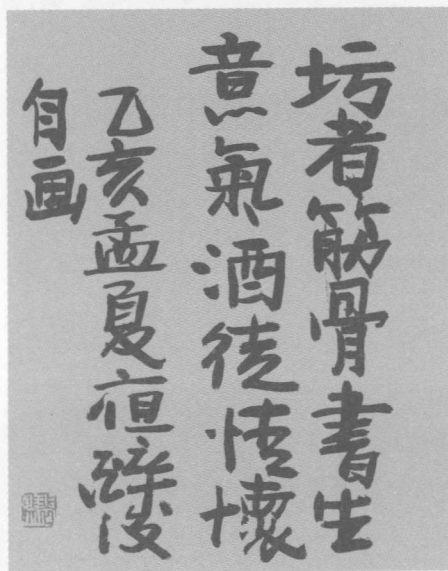
V2



裴斐先生（宫苏艺摄）



1970年代当工人时于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



裴斐手迹

第二卷目录

李白十论

题记	3
历代李白评价述评	5
李白经济生活探源	28
李白供奉翰林小议	34
论李白的隐逸	45
论李白的政治抒情诗	62
从李白饮酒诗看诗人性格及其思想矛盾	89
李白山水诗中的情与景	96
论李白的游仙诗	105
李白诗歌中的另一个领域	117
论李白诗歌中的怀才不遇与人生若梦的主题	130

诗缘情辨

前言	155
言志与缘情	157
想象论	175
意境论	186
社会决定论	211
个性论	222

结论	238
----------	-----

附篇 诗律明辨	247
---------------	-----

录目卷二第

第十白李

1		品部
2		部五部部白李升部
3		部部部主部部白李
4		部小林部李部白李
5		部部部白李部
6		部部部部部部白李部
7		部飞思思其久部部人部部部部白李部
8		部部部部中其本部白李
9		部部部部白李部
10		部部部一民部中部部白李
11		部主部部部部人部部部部中部部白李部

部部部部

12		部部
13		部部部部
14		部部部
15		部部部
16		部部部部
17		部部部部
18		部部部

李白十论

（原出第 1891 号推出同人批四，《李白十论》）

李白十论

《李白十论》，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出版。

题 记

论文十篇,大率皆肤泛之作,或不失一得之功,因以成集,冀就教于同好也。

集末一篇系五十年代旧作,当初在《文学遗产》发表时,该刊主编陈翔鹤先生以题目过长,由他做主改为《谈李白的诗歌》(载1955年该刊79、80两期);今复原题,文字一仍其旧,以存历史本来面目。此外各篇均近年新作。

裴 斐 1981年3月

时寄寓北大蔚秀园

历代李白评价述评

中国文学史上二人齐名的现象颇常见——如屈宋、扬马、嵇阮、沈宋、王孟、元白等等，不胜枚举——无不由于风格相近或属同一流派。唯独李白和杜甫，风格截然不同，却连得比谁都紧；历代论家评李必及杜，评杜必及李，几无例外。

李杜齐名在历史上起于何时？《旧唐书》载：“天宝末诗人杜甫与李白齐名”，不足信，那是刘昫上了元稹的当（他判李白为山东人亦由元稹传说）。李白在世时已经名扬宇宙，以匹夫而动九重，诗名之盛远非杜甫所可比拟，李阳冰评李白“千载独步，唯公一人”^{〔1〕}，未及杜甫；殷璠于天宝末选《河岳英灵集》未收杜诗，也是个证明。直到中唐，苦吟派诗人孟郊还说“天宝太白殁，六义已消歇”^{〔2〕}，也还没有把杜甫放在眼里。过了不久，随着社会情况和文学潮流的变化，到了比孟郊年轻的白派诗人眼里，情况才发生变化。杜甫诗名显赫，肇自白派诗人的揄扬，一下子便凌驾李白之上。李杜齐名实际上是由抑李扬杜开始。

宋人每以元稹为抑李扬杜老祖宗，原因是他那篇《杜君墓系铭序》被五代人刘昫写进了堂堂正史。其实元稹背后还站着个更大的人物，便是白居易。白在《与元九书》中说：“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篇；至于贯穿古今，视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所谓“风雅”指诗歌内容，“视缕格律”指诗歌形式；白居易认为两方面李白均不如杜甫。元稹抑李扬杜侧重形式，认为李白乐府歌行尚可差肩于杜甫；至于在“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方

面,李连杜的藩篱也够不着,不用说登堂入室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上述《书》和《序》中对屈原也不无贬抑,白居易说“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得风人之什二三”,元稹也说“骚人作而怨愤之态繁”;所谓“怨思”“怨愤”都是贬辞。白派诗人一向把《诗经》当做自己的典范和衡量历代作品的楷模,而他们对《诗经》的理解则全由汉儒影响,如“干预教化”(元《序》)、“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白《书》)之类——毫无创新。(当然,他们对《诗经》的这种迂腐理解同他们从《诗经》受到的实际影响并不相符。)他们从形式方面抑李扬杜也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破绽。首先,被他们奉为圭臬的《诗经》——主要是《风》和《雅》——本身便是古代乐府诗,从形式上看,倒是擅长乐府歌行的李白离它近些,善于“视缕格律”的杜甫离它远些;另一方面,“铺陈终始,排比声韵”也并非杜诗精华所在,后世元好问在《论诗》中说:“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珷玞。”这个批评颇中肯。再说,元稹所指杜诗特点“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也并不符合白派诗人自己的主张和诗风。不过,话说回来,白派诗人的抑李扬风和抑李扬杜又是很很有见识的。我们现在称之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种创作方法,是可以用来解释中国文学史上两种传统的;白派诗人已经感觉到两种传统的存在,并加以区分。虽然他们对《诗经》和杜甫的理解有偏差,但在关心民生疾苦、重视文学真实性和思想性这些重要方面,他们同《诗经》和杜甫的确有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对于自己的祖师和前辈,理所当然地要极力颂扬。至于代表另一传统的屈原和李白,他们在别的场合也颂扬,但用自己的文学标准衡量,终嫌是旁门邪道。我们说元白有见识,指的便是这种门户偏见。

但是,单纯用门户偏见解释历史上的抑李扬杜,也行不通。元白固然是继承了《诗经》和杜甫传统的现实派诗人;可是还有许多别的现实派诗人,在李杜优劣问题上并不采取同样立场。例如晚

唐诗人皮日休,可以说是个标准的现实派,其文学主张和白居易一脉相承,但他惟不抑李,反而在李杜并重当中流露出明显的偏李。还可以从相反方面举例,如宋代大家苏轼,应当算是浪漫派,其诗词风格深受李诗濡染;然而他却卷入了北宋甚嚣尘上的诋李大合唱。皮日休的偏李和苏轼的诋李,显然都不是出于艺术风格的门户偏见。还有比艺术偏见更起作用的政治偏见。

历史上的抑李扬杜,主要在宋代。王安石编杜、韩、欧、李《四家诗》,将李白置于宋人欧阳修之后,这个奇怪次序引起过种种传说。据载王安石说过这种话:“白诗近俗人,易悦故也;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3]或云:“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4]寥寥数语,对李白的曲解姑置不论,倒是活现出说者头巾气十足的卫道家面目。陆游《老学庵笔记》尝疑其依托,非王安石本意。无论说者是谁,这种见解被当时各种诗话文评辗转引录,流传颇广,影响甚大;宋人诋李,此其滥觞。同时另一位大家苏轼的意见有点蹊跷,他说“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5],这是李杜并称;又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6],这可是独重杜甫了。他写的《李太白碑阴记》开头便说:“李太白,狂士也!又尝失节于永王璘,此岂济世之人哉!”旋又称李白使力士脱靴“气盖天下矣!”对李白“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大加赞赏。这种矛盾反映出苏轼自身的双重性:既是一个大诗人,又是一个终生从政的老官吏。他的亲密兄弟苏辙讲得更透彻:“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7]对于李白从璘一节,他哥哥还曲为开脱,说是“当由胁迫”,他干脆说是“从之不疑,遂以放死”,幸灾乐祸,溢于言表;下面接着说:“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证据是李白写过“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士守四方”,对汉高祖太不尊敬,“其不识理如此!”可见,所谓义理,不外乎“君为臣纲”之类。南宋大家陆游的观点亦类苏轼。他在《读李

杜诗》中对李杜并极推崇，“明窗数编在，长与物华新。”在《示子通》中亦云：“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可是在《老学庵笔记》中又说“白识度甚浅……世但以其辞豪俊动人故，不深考耳”，也是从思想内容角度对李白有所贬抑。在当时许多诗话文评当中，抑李扬杜更成时尚，如北宋论家葛立方认为：“杜甫诗唐朝以来一人而已，岂白所能望耶！”^[8]南宋初有个“人品经济炳然史册”的大人物李纲，则认为杜甫诗“质胜文”，李白诗“文而无质”^[9]，可谓言简意赅。下面赵次公和罗大经的话，可视为李纲观点的阐明。赵次公曰：“李杜号诗人之雄，而白之诗多在于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无之说，亦何补于教化哉！惟杜陵野老，负王佐之才，有意当世。”^[10]罗大经说亦相类：“李太白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膂；其视杜少陵之忧国忧民，岂可同年语哉！”^[11]由上可知，宋人抑李扬杜在“质”不在“文”，他们总是极力诋毁李白的人格和作品内容。其实，别的暂且不讲，就说忧国忧民吧，李白于杜甫至少无逊色，他不但有作品，还有行动。可是人家不承认，你的作品是“豪侠使气”、你的行动是“从逆”，“亦何补于教化哉！”以儒为宗的教化，便是他们的政治标准。宋代封建士大夫经常是把政治标准当作衡量文学的首要标准，值得注意。但我们用另一种政治标准衡量，宋人的抑李扬杜恰好是抑杜扬李，这当然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与抑李扬杜一派并行发展的，历史上还有主张李杜并重、不可轩轻一派，其始祖是和白派诗人同时的韩愈。白派诗人的抑李扬杜论刚出笼，便遭到韩愈的迅猛反击：“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前人多以这番话为针对元稹，恐非是。此诗题《调张籍》，又指斥“群儿”，可知针对一群人，即包括元、白、张在内的白派诗人无疑；诸人中，唯张籍以诗文与韩愈过从，故韩诗题作《调张籍》。

韩愈观点对后世影响颇大。杜牧说“李杜泛浩浩”、李商隐说“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12]便都是并重。现实派著名诗人皮日休对李杜也是并极推崇，还似乎有些偏李，曾于《刘枣强碑文》中痛快淋漓地抒发过对李白的景慕，又《七爱诗》中评李云：“惜哉千万年，此俊不可得！”同时另一现实派名家杜荀鹤过李白墓时也曾感叹道：“青山明月夜，千古一诗人！”^[13]吴融亦云：“国朝能为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14]要言之：白派诗人的观点于晚唐了无影响，倒是韩愈的观点很有影响；至于有人偏重李白或独重李白，则系沿袭白、韩之前的传统观点。宋代虽说是抑李扬杜极盛，却也有反潮流者，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南宋著名论家朱熹和严羽。“理学大师”朱熹谴责过李白从谏“没头脑至于如此！”^[15]但主张“作诗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经”^[16]，于李白不惟无贬辞，还认为“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17]，比较苏轼所谓“李白诗飘逸绝尘而伤于易”^[18]，他的见解更高明一些；后世杨慎、屈大均称李白为“诗圣”，盖由此发明。严羽更是个对诗歌形象思维具有真知卓识的杰出论家，他标举盛唐、推尊李杜：“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19]明确主张“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20]。并作过许多具体的分析比较，对明清论家启发很大。惟其论诗独重艺术，于思想内容绝少涉及；这个弱点也影响了后世。金元之际李俊民、元好问，元代方回、赵孟頫、马祖常、宋无、范德机，明代宋濂、高启、李东阳，清代钱谦益、吴伟业、郑日奎、宋琬、魏裔介、缪曰芑等人，于李杜均极推崇，无所优劣。值得介绍的是明代有几位重视唐诗研究的诗话作者，他们受严羽启发，主张李杜各有所长，未可轩轻。如著名论家王世贞云：“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子美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拔沉雄为贵。”^[21]“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圣矣；五七言

绝太白神矣，七言歌行圣矣。”^[22]“太白笔力变化极于歌行，少陵笔力变化极于近体。”^[23]同时另一位论家胡应麟云：“才超一代者李也，体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悬日揭，照耀太虚；杜若地负海涵，包罗万汇。李惟超出一代，故高华莫并，色相难求；杜惟兼综一代，故利钝杂陈、巨细咸蓄。李才高气逸而调雄；杜体大思精而格浑。超出唐人而不离唐人者，李也；不尽唐调而兼得唐调者，杜也。”^[24]这些议论虽然局限于风格、体裁、技巧范围，绝少涉及思想内容，论点也并不完全中肯，但比起前人的笼统评价来，确实进了一步，对于我们了解李杜的各自特色有所启发。清代论家王士禛、沈德潜、袁枚诸人因各树一帜、另有标榜，于李杜议论不多。

除了以上所说抑李扬杜和李杜并重两派以外，历史上还有扬李抑杜一派。王世贞曰：“近时杨用修为李左袒，轻俊之士往往传耳。”^[25]以为扬李抑杜自杨慎始，不确。远在北宋初年，徐积在《李太白杂言》里便说：“盖自有诗人以来我未尝见。大泽深山、雪霜冰霰、晨霞夕霏、万化千变，雷轰电掣、葩葩玉洁，青天白云、秋江晓月；有如此之人，有如此之文！屈生何悴，宋玉何悲，贾生何戚，相如何疲；人生胡用自縲紲，当须莘莘不可羈；乃知公是真英物，万叠秋山耸清骨！当时杜甫亦能诗，恰如老骥追霜鹘！”《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评徐：“积好为坚苦卓绝之行，不甚合中道，其文亦奇谲恣肆，不主故常。”可见此公和李白有相通处。正因为“不甚合中道”，他的上述见解在北宋文人中并未引起注意。元代既没有抑李扬杜论，也没有扬李抑杜论，可是却有人于并重李杜中流露出对李的偏爱。清人宋荦《元诗选序》谓“宋诗多沉郁，近少陵；元诗多轻扬，近太白”，多少有点道理。元代诗人当中，如刘秉忠、萨都刺、周权、宋褰、白斑、王恽诸人，便都对李白崇高评价而未及杜甫。这种倾向到明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刘基、张以宁、舒逊、詹同、徐贲、王彝、方孝孺、高棅、沈周、杨慎、陆深、王宠、宗臣、王叔承、王穉登、李贽以及杂剧作家邱濬、梁辰鱼等，便都在不同程度上偏重李白，

并有人提出明确的扬李抑杜论。如果说宋代是抑李扬杜盛行的时代,明代便是扬李抑杜盛行的时代。不过,从下面的举例即可看出:明人的扬李抑杜不像宋人的抑李扬杜那样给人鲜明印象,原因是明人评价文学的标准和宋人不同,不是重政治,而是重艺术,因此他们的抑杜便不可能像宋人的抑李那样达到诋毁程度。明初可以方孝孺的评价为例:“泰山高兮高可夷,沧海深兮深可涸,惟有李白天才夺造化,世人孰得窥其作?我言李白古无双,至今采石生辉光!”^[26]也曾将杜甫与李白并提:“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又宗谁?”^[27]仅此一例;他生平写过许多歌咏李白的诗文,对李白纵横豪放的天才和人格推崇备至,却未涉及杜甫,也未写过单独歌咏杜甫的诗文。明中叶著名学者杨慎也是偏爱李白的人,尝称“李太白为古今诗圣”^[28]“公之诗歌泣鬼神而冠古今矣”^[29];于李杜优劣持论不一,一会儿说“韩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信哉!”^[30]此系并重;一会儿又说“今人谓李杜不可以优劣,此语亦太愤愤!”^[31]则又主张李优杜劣。晚明李白崇拜者中可以王穉登为例,尝云:“予生平敬慕青莲,愿为执鞭而不可得!窃谓李能兼杜,杜不能兼李。”^[32]他公开为李白从璘辩护,认为李白从璘比之杜甫流离秦陇、王维陷敌获免更要光明磊落;显然针对宋人诋李而发。和王穉登同时的杰出思想家李贽,在《李白诗题辞》中也曾充分表达过他对李白的特殊尊崇。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屈大均也是抑杜伸李的代表,曾称颂李白曰:“千载人称诗圣好,风流长在少陵前。”^[33]屈尝以屈原后代自诩,称颂李白也和他先人联系:“乐府篇篇是楚辞,湘累之后汝为师。”^[34]又周在浚《送屈翁山返岭南》诗有“先生奇绝处,直似李青莲”句,注云“遇翁山如遇太白”,由此可见屈对李仰慕之情状。晚清龚自珍平生酷嗜《庄子》《离骚》,于李白则云:“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35]其思想性格和作品均深受李白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李白崇拜者中间做大官的很少,即如以上例举的几个代表人物,方孝